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 潁上人也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 鮑叔知其賢 管仲貧困 常欺鮑叔 鮑叔終善遇之 不以爲言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 管仲事公子糾 及小白立爲桓公 公子糾死 管仲囚焉 鮑叔遂進管仲 管仲旣用 任政於齊 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 管仲之謀也

管仲曰 吾始困時 嘗與鮑叔賈 分財利多自與 鮑叔不以我爲貪 知我貧也 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 鮑叔不以我爲愚 知時有利不利也 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 鮑叔不以我爲不肖 知我不遭時也 吾嘗三戰三走 鮑叔不以我爲怯 知我有老母也 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 吾幽囚受辱 鮑叔不以我爲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也

鮑叔旣進管仲 以身下之 子孫世祿於齊 有封邑者十餘世 常爲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管仲旣任政相齊 以區區之齊在海濱 通貨積財 富國彊兵 與俗同好惡 故其稱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 上服度則六親固 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 下令如流水之原 令順民心 故論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 俗之所否 因而去之

其爲政也 善因禍而爲福 轉敗而爲功 貴輕重 慎權衡 桓公實怒少姬 南襲蔡 管仲因而伐楚 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 桓公實北征山戎 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於柯之會 桓公欲背曹沫之約 管仲因而信之 諸侯由是歸齊 故曰 知與之爲取 政之寶也

管仲富擬於公室 有三歸 反坫 齊人不以爲侈 管仲卒 齊國遵其政 常彊於諸侯 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 萊之夷維人也 事齊靈公 莊公 景公 以節儉力

行重於齊 既相齊 食不重肉 妾不衣帛 其在朝 君語及之 卽危言 語不及之 卽危行 國有道 卽順命 無道 卽衡命 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 在縲紲中 晏子出 遭之塗 解左驂贖之 載歸 弗謝 入閨 久之 越石父請絕 晏子懼然 攝衣冠謝曰 嬰雖不仁 免子於厄 何子求絕之速也 石父曰 不然 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 而信於知己者 方吾在縲紲中 彼不知我也 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 是知己 知己而無禮 固不如在縲紲之中 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晏子爲齊相 出 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闕其夫 其夫爲相御 擁大蓋 策駟馬 意氣揚揚 甚自得也 既而歸 其妻請去 夫問其故 妻曰 晏子長不滿六尺 身相齊國 名顯諸侯 今者妾觀其出 志念深矣 常有以自下者 今子長八尺 乃爲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爲足 妾是以求去也 其後夫自抑損 晏子怪而問之 御以實對 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 吾讀管氏 牧民 山高 乘馬 輕重 九府 及 晏子春秋 詳哉其言之也 既見其著書 欲觀其行事 故次其傳 至其書 世多有之 是以不論 論其軼事

管仲世所謂賢臣 然孔子小之 豈以爲周道衰微 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 乃稱霸哉 語曰 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 故上下能相親也 豈管仲之謂乎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 成禮然後去 豈所謂 見義不爲無勇者邪 至其諫說 犯君之顏 此所謂 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 者哉 假令晏子而在 余雖爲之執鞭 所忻慕焉